

浸水埕往事：厦门烈士 石码人杰

Original 林鸿东 鹭客社 2022-07-18 09:00 Posted on 福建

鹭客社：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

如果您满意于下面的图文，请让更多的人关注“鹭客社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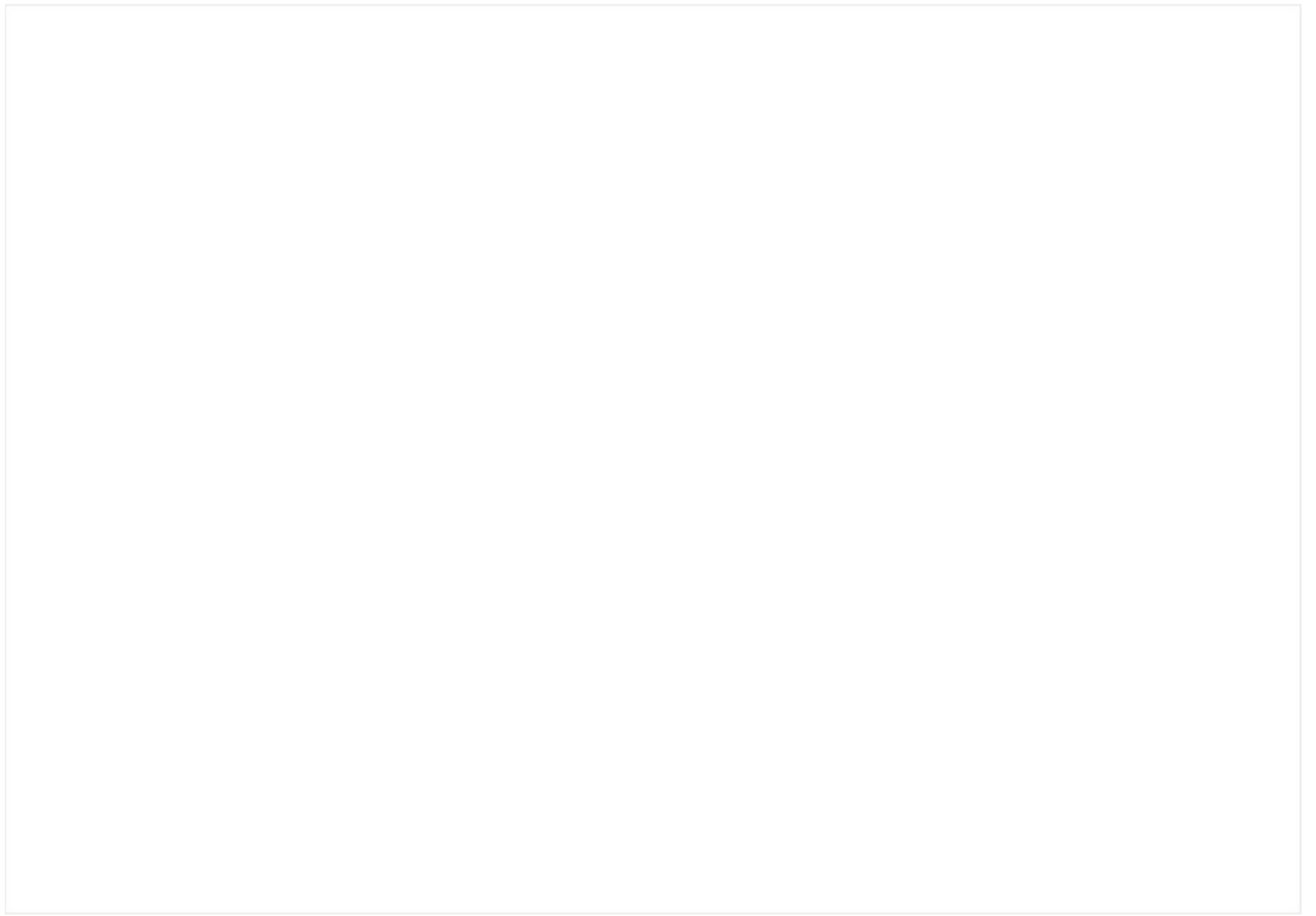
庄少萍一家合影，孩子为庄燕南

无论如何，在我的心里，他就是石码的荣耀，石码的人杰，石码的不朽传奇。

风声

黄晓明 - Moopa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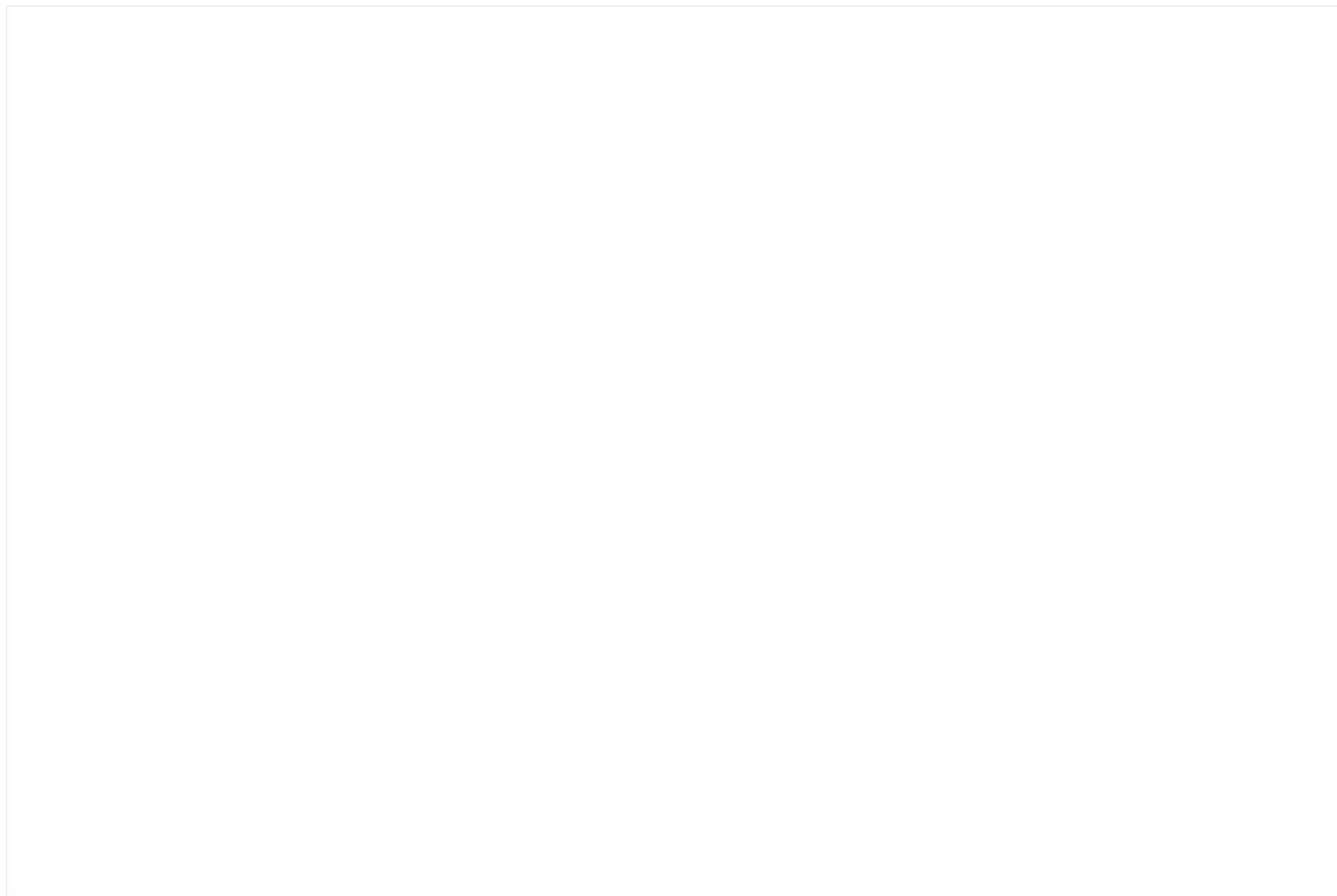


浸水埕民居



浸水埕民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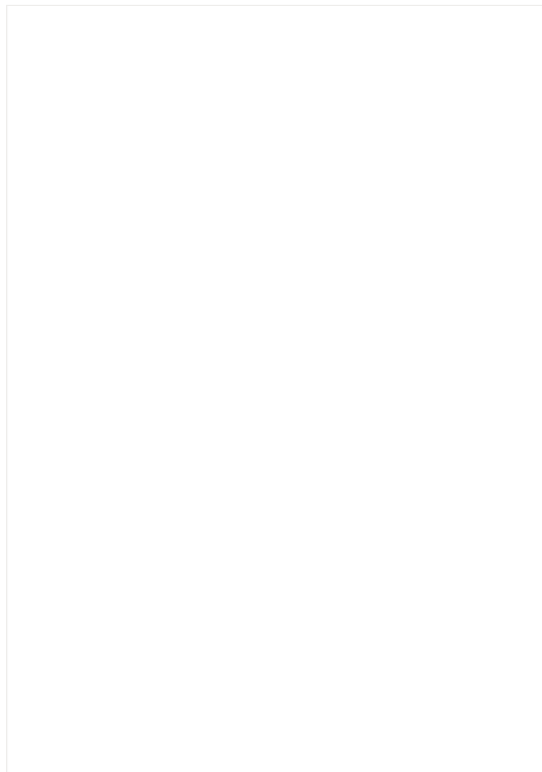
这世界，每一条沧桑老巷的尽头，都隐藏着一处光影浮泛的时光秘境，每一扇斑驳旧门的背后，都深锁着满庭幽思不尽的人世哀愁。或许我们会路过、错过、略过，从而纤尘不惊，或许我们却一不小心撞进门户，触动那沉寂已久的喧然往事。浸水埕就是这样的—一个地方，它在石码的众多老街中原本不足为奇。同样是敝旧不堪，同样是门陈竹隔。那时，应该是个秋日吧，石码的陈老师带着我路过浸水埕，正准备前往另一条街巷。“我们到这家看看吧”，陈老师忽然建议，她在一户人家门前稍驻足，并轻轻敲了敲紧闭的大门。里面传来有人下楼梯的声音，不久，门咯吱一声开了，只见一位儒雅的老先生朝我们点了点头，示意我们进屋。老先生叫庄燕南，旅美华人。很快，他的母亲，99岁的林守准老人出现了。此时，屋里稍微有些阴暗，透过窗户渗进的微光，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幅醒目的黑白相片，相片中人气宇不凡，俊朗刚毅。陈老师告诉我，这位逝者是庄燕南的父亲、林守准老人的丈夫——厦门烈士陵园烈士庄少萍。



庄燕南与母亲林守准

与庄家略为寒暄后，我大致知道了庄少萍烈士的死难情况。原来庄少萍烈士在厦门岛解放前夕被毛森杀害于厦门监狱。解放初，厦门曾召开死难烈士追悼大会，庄少萍烈士等烈士在追悼会上被誉为“新中国的奠基石”。获得这种殊荣的还有在厦门知名度极高的刘惜芬烈士。刘惜芬是厦门鼓浪屿博爱医院的护士，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谍报人员，与庄少萍等人同受重任，同期被捕，同时受害，同埋一坑，同葬一园（烈士陵园）。然而，同样是厦门烈士，刘惜芬名气颇大，庄少萍却鲜为人知。厦门的烈士陵园我去过，惭愧的是，当时我只注意到刘

惜芬的名字，因刘惜芬的故事在鼓浪屿的厦门博物馆（现在是风琴馆）曾有专题展示。庄少萍则是完全没有概念。他的姓名罗列在烈士陵园一千多人的名单里，显得那样渺小，似乎竟是不存在的。那天，我决定给母子俩拍张合影。合影期间，庄燕南紧拥着自己的母亲，好像正保护着自己的母亲，两人表情皆肃穆凝重。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，我感觉母子俩似乎有一些话欲言又止，言有未尽。如今想来，其实是内心隐藏着令人唏嘘不已的历史秘密使然。



庄少萍烈士

回来后，我开始阅读起庄燕南写下的众多回忆性文字，从中慢慢了解庄少萍烈士的生平经历。阅之，不由动容。庄少萍原姓陈，是漳浦农家子，因家贫出生七个月后即被以四百银元卖至石码庄姓人家。13岁时，辍学当学徒。上世纪20年代末在榜山港仔尾社一带参与地下党办农会、开夜校等活动。1932年，红军进入石码时，入党并随红军离乡。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，在闽南游击区坚持革命斗争，参加了闽南游击区的三年游击战争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闽南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，庄少萍受命留在闽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，参加了闽南游击区的抗日反顽斗争。根据庄少萍弟弟庄林在的回忆，1937年庄少萍在石码组织游击队，队员有螺仔、中国、乌肚子、“市差”、唐沙、华仔等人，据林守准的口述还有沙咪、洪贡两人。1938年，因石码遭到日机疯狂轰炸，庄少萍的游击队迁到港仔尾。这段时间，庄少萍和逃难于此的林守准认识。1939年，两人在浸水埕完婚。婚后，庄少萍被安排到南方局从事地下工作。接下来的十多年里，先后用过庄云、庄祥、庄诚安、庄宗诚、庄侨生、庄秋生等化名，分别以国民党人、宪兵、大学生、记者、商人、海员等多种身份在重庆、南平、上海、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香港等地频繁活动，先后开展过岭南大学、厦门大学、重庆大学等学府的学运。据林守准回忆，庄少萍甚至还曾经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呆过。1943年，庄少萍被军统通缉，从重庆回乡避难。避难期间，先是在岳母家防空洞中蛰伏两个月。风声稍松，便在紫泥创办“华生农场”并在石码新行街、厦门海口设立秘密活动的据点——“华生水果

行”。续而，在龙溪的榜山至江东、紫泥一带组织乡民成立“江东抗日游击队”，张贴抗日标语，开展肃奸锄奸，他的锄奸故事曾在石码老一辈中广为流传。据称，还一度在石码组织过三百余人的工人罢工。庄少萍的行踪渐渐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。1947年，在龙溪警署接到军统的追捕令拟展开逮捕行动前夕，庄少萍获得密报，连夜撤退，再次避难香港。



庄少萍一家合

影，前坐两老为庄少萍父母，后排右一为庄少萍之弟。



庄少萍、林守准结婚照

解放前夕，1949年9月，庄少萍被南方局派遣回厦，此时，厦门已是风声鹤唳，每天都有不少人被逮捕杀害。庄少萍不仅没有隐藏起来，反而以厦门《中央日报社》及《侨声日报社》记者身份为掩护，成立“五四小组”展开工作。五四小组成员中除了地下党员还包括张人希（生于1918年，别名伽叶，福建泉州人，建国后曾任厦门农工党副主委、厦门画院副院长，厦门市美协副主席，厦门政协常委等），郑静安（1929年任石码成德高级小学校长，闽南农工党头目，光复后曾任国民党厦门市政府机要秘书，1948年兼任厦门《中央日报》社代社长，建国

后曾任农工民主党厦门市主任委员)等知名进步人士。1949年8月,在从香港回厦门前夕,庄少萍在给妻子林守准的信中慷慨而言:“为了民族和多数人的幸福,我准备要牺牲自己的生命”。当时地下党组织本来要派一位叫陈文基的印尼归侨前来厦门(解放后在外交部工作),但陈文基不会说厦门话,庄少萍担心他容易暴露,便主动接下这个艰巨任务。庄少萍到厦门之前,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,他交代林守准先行到厦门租房,并把孩子带到厦门,因带家属比较不会被发现。期间,庄少萍曾多次从龙溪联系、组织船工赴厦门察看地形。此外,庄少萍冒险通过敌军警备司令部的内线关系,安排了上百名受到敌特追捕的地下党员、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转移到晋南同(晋江、南安、同安)游击区和香港。



庄少萍与朋友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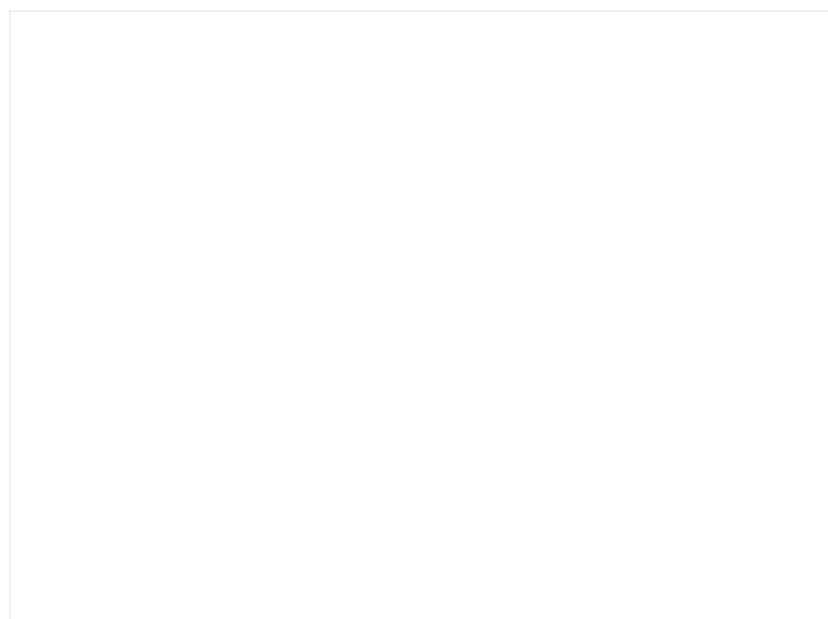
1949年9月中旬，庄少萍到厦门大学执行任务时，因叛徒出卖被捕。在监狱的约一个月时间，因坚不出卖组织与同志，受尽严刑拷打，双脚被打断，门牙被打掉。1949年10月16日，在厦门解放前两小时，被国民党毛森绞杀于厦门港第二监狱，时年37岁。庄少萍、刘惜芬等17名遇难者被合理于院内临时挖就的大坑。后遗骸经过三葬，最后安魂于厦门烈士陵园。遇难者名单分别如下：

刘惜芬 林恩典 周景茂 庄建福 伍文棋 汪明辉 陈荣华
杨 樾 陈绍裘 陈鹏飞 陈权腾 陈育贤 庄少萍 花云成
周 烈 二位解放军战士（佚名）



刘惜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。其它人，综合一些资料得悉（可能不一定非常准确）：林恩典，厦门人，和庄少萍一样，受命掩护一百多位进步人士和专业人员秘密转移；庄建福，厦门

人，《挺进报》情报员；杨樾，泉州人，原中国远征军一员，厦门海外新闻社社长，经其弟弟杨波做工作后，为地下党提供情报，他就是与刘惜芬在舞厅里秘密接触的人；周烈，国军厦门要塞司令部少将参谋长，其副官是地下党，周烈受其影响后为共产党所用，由刘惜芬联系。周烈曾是日本留学生，据称其死后，有个叫肖沛的留日同学曾为其秘密收尸并埋葬；陈权腾，晋江人，泉州武工队队员。为配合解放军攻厦，被秘密派遣至厦门传送情报；陈绍裘，长汀人，厦大工人领袖；伍文棋，台湾医生，曾开设鹭江诊所（地下党联络点），地下党的重要群众，与杨梦周联系，是刘惜芬的接头人。此外还有厦大经济系学生周景茂。周景茂曾参与组织“垦荒社”，担任中共厦门市委与闽浙赣边区纵队闽中支队的联络员，在家设联络站，曾将国军厦门布防情报转交闽中支队。陈鹏飞，石码人，福建师院毕业，曾在海澄当过户籍警。陈荣华、陈育贤、汪明辉等人则不详。这十七人，同样都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的。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以狠毒著称的特务头子毛森，当时任厦门警备司令。



庄少萍的“五四小组”成员有张人希，而张人希的家当时是中共厦工委的联络站，厦工委负责人杨梦周就经常住在张家。一份公开资料显示，刘惜芬是杨梦周直接领导的。显然，庄少萍和刘惜芬当时都是与厦工委有关的谍报人员。被绞杀的十七人，或多或少都有点关联，我们知道庄少萍是到厦大开会时被捕的，而这十七人里恰好也有厦大人。能过一点一滴的信息收集，我的思绪中缓缓浮现出了1949年厦门政权交替前夕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暗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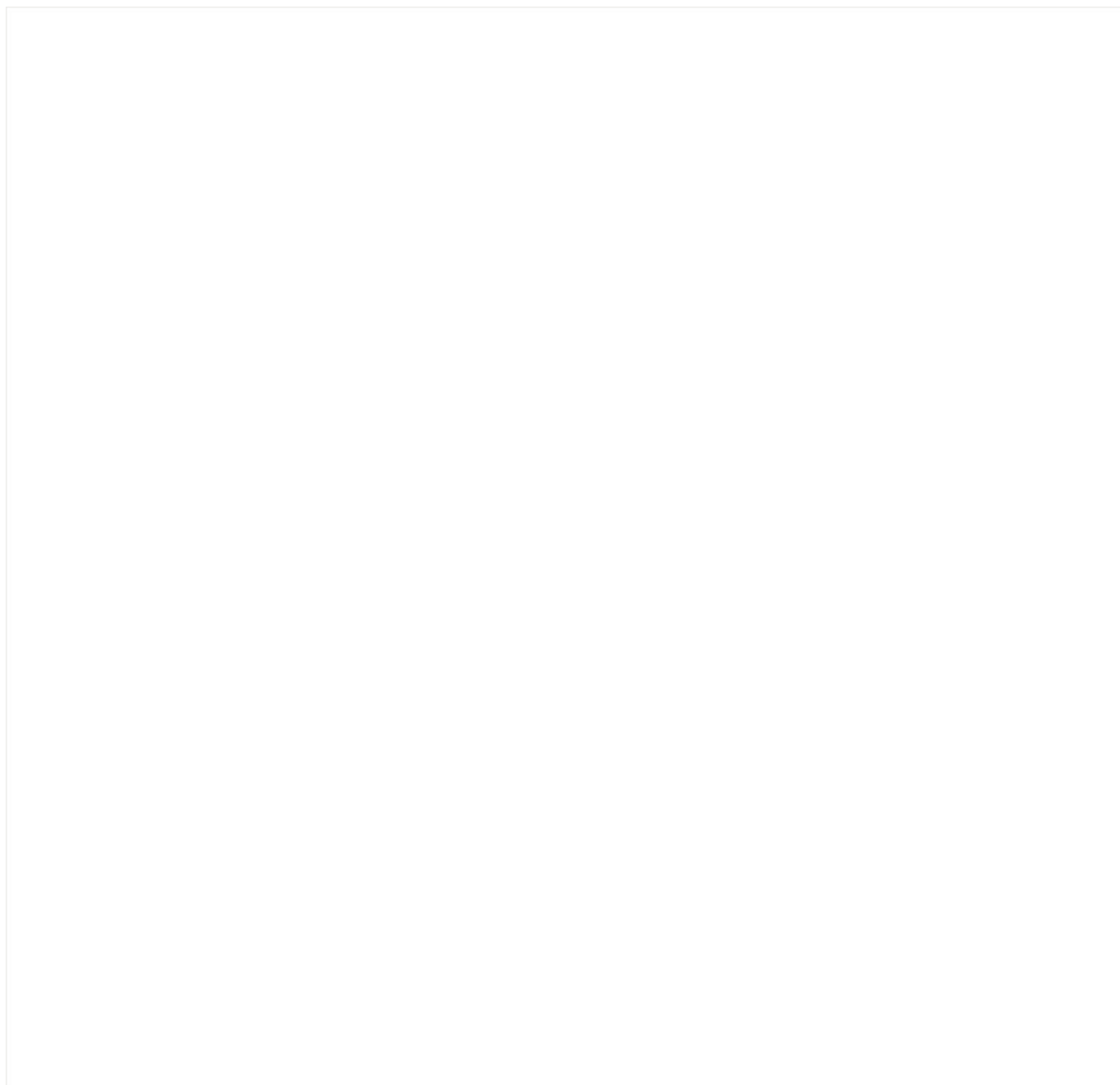
少女时代的林守准与闺蜜合影



少女时代的林守准

林守准清楚地记得，那一天，丈夫要去厦门大学开会之前，走到门口忽然又转过身来抱抱两岁的小儿子燕北，深情地亲着他的脸，许久才掉头而去，从此不再归来。这一幕情形成为林守准关于丈夫的最后记忆。第二天，因为有特务上门打探，林守准知道丈夫很可能出事了，于是，连夜带孩子搭汽船返回石码。这班汽船是当晚厦门到石码的最后一班汽船，翌日交通便中断了，直到10月16日厦门解放。林守准逃回石码浸水埕家中后，惴惴不安，担忧对岸的丈夫的安危。很快，一位陌生来客敲开庄家的门，表情无比悲痛。原来他是庄少萍的狱友，一位在在厦门开照相馆的人。他告诉林守准，庄少萍牺牲了。临刑前，庄少萍托他给林守准带来一个烟纸壳，烟纸壳上只是简单地一句话：“我就要走了，孩子顾好”。从庄少萍的狱友那

里，林守准得知庄少萍死时的情形：四十五个人被叫出来，用绳子从后面绑住脖子，一直吊到房檐上，在房檐上一个挨一个吊着。之后，四十五个人被埋在三个坑里。庄少萍是16号2点死的，而到3点，解放军就来了。从庄少萍狱友那里得知噩耗后，林守准马上雇小船去厦门第二监狱。当时，解放军刚把死难者的尸体重新分棺埋好。林守准要求挖开见面，没有获准，理由是很难看，双眼暴出，舌头拖在外面。后来，厦门政府建厦门解放纪念碑烈士陵园时，庄少萍的遗骸又被重新检放进粗陶罐，移进陵园，编号37。



1949年 林守

准 摄于厦门第二监狱

后来，我从林竹青女士写的《张人希与庄少萍、陈文基点滴》一文中得悉，庄少萍自港返厦是因为地下党派他到厦门与陈元泉、张人希、黄永强等人联络并执行任务，而张人希本人也“曾是经常来回港厦的联络同志”。庄少萍死后，张人希负责处理了庄少萍的善后，如曾将庄少萍的大儿子庄燕南送往福州烈士子弟学校读书。庄少萍在香港潜伏时，曾吸引一位叫卢冬的年轻人加入党组织。晚年的卢冬曾撰文回忆庄少萍在港情形：化名宗守诚隐居在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径。当年，位于九龙半岛西北部的荔枝角尚未开发，非常僻静。九华径作为荔枝角傍山临海的小村落，更是人口稀少。庄少萍在那刻苦研究革命理论并不断在报刊中发表作品，身边则团结着一群受革命思想影响的香港年轻人。在卢冬笔下，这群青年男女工人“一来

就十几个人，个个都热情活泼，又唱又跳，(有的已是香港虹虹歌咏团的成员)”。那时，庄少萍主要阅读的有香港三联书店等出版社发行的书籍，延安整风文献，毛泽东著作，冯玉祥的《我所认识的蒋介石》，陈伯达的《中国四大家族》等等。除了书籍，还有许多装订成册的剪报，大多是从香港的《华商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周末报》等等报刊摘选，剪好，再分类贴在大本旧画报上。此外，还有各种政治讽刺性的漫画，进步音乐歌曲等等。小说也有些，如黄谷柳的《虾球传》等。庄少萍除了阅读，便是埋头写作，累了便会去距其住所不到200米的荔枝角游泳场游泳。出门前，他会把手稿藏起来。庄少萍很有幽默感，喜欢开玩笑，如他会告诉卢冬，侧泳是最省劲的游法，并举例讲了一个故事：英国有个人横渡英吉利海峡，后面有船跟着他的，船上的人见他游着游着老是绕着大圈转，感到很纳闷，就派人前去察看，原来是睡着了，这个人便是侧泳的。庄少萍的文章主要发表在《周末报》，他曾托卢冬到报社领过两次稿费。陈文基是庄少萍在香港进行地下活动时的联络人，庄少萍牺牲后，他曾告诉卢冬：“你的宗大哥非常英勇，他已知道地下机关被敌破获，完全可以逃脱，但怕有同志尚未知晓，为了掩护同志，坚持在岗位上而被捕。”卢冬得知庄少萍遇难后，痛哭了一场。这位被庄少萍的革命思想所影响的年轻人，在庄少萍离开香港后，也毅然返回大陆参加了广东的游击队。终其一生，他都称庄少萍为宗大哥。



解放后，林守准和儿子不时会去看看丈夫安息的烈士陵园

文化大革命时，庄家受到冲击，林守准被造反派关押了两次。其中第二次一关就是十几天，同时还被揪去开了数次斗争会。释放后，林守准视力大为受损，无法正常工作。靠幼子燕北细心照料，求医问药，才慢慢恢复过来。晚年时，记忆变得有些模糊的林守准，经常静静坐在浸水埕的家里等着丈夫回来。她幻想着丈夫有一天回来时，在门口问：“守准是这一家吗？”作为庄少萍的长子，庄燕南吃过很多苦，他非常挚爱自己的母亲与弟弟。过去的岁月似乎总是勾起他较多的伤感，他曾撰文写道：浸水埕这条小巷，已经沉寂过很多很多年，一直到2016年，才又重新变得热闹起来。他告诉我，鹭客社文章发布后，百岁高寿的林守准老人得到了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视，他与母亲因被遗忘而郁积多年的心结终于得到释放。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春天般的温暖。由于庄少萍从事的是地下工作，目前，我能掌握到的关于他的生平经历，都还是很有限的，只是隐隐约约中，感知他是一位胆识过人的谍战人员，一位侠骨

柔情的抗日英雄，一位悲壮惨死的建国烈士。在我的心里，他就是石码的荣耀，石码的人杰，石码的不朽传奇。

往期导读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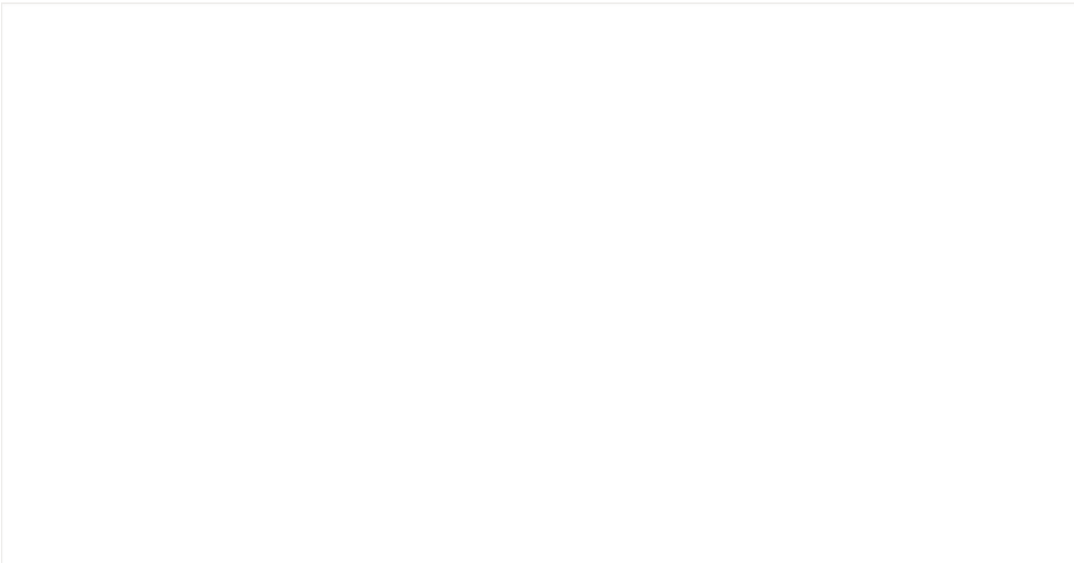
石码漫记

同安古城，谁在风尘中刻画着你的样子！



LOOKERS 鹭客社 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

欢迎关注鹭客社，投稿联系微信号：**DONGE110**



本篇图文均为原创，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，欢迎转发、群发给你的朋友，欢迎分享到朋友圈。但未经许可，禁止进行转载、摘编、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。如需转载，请通过公众号后台申请。

People who liked this content also liked

南安朵桥纪行：拳头师、古墓砖与读书堡

鹭客社